

補茶室法儀曲業叢刻

第四册

涌芬室读曲丛刻

一函
四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印行

定价：二十八元

劇說卷四

江都焦循

近伶人所演陳仲子一折向疑出東郭記乃檢之實無是也今得揚升菴所撰太和記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難也

輟耕錄云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旣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于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

餽食于卒外閉戶業紡績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于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尙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尙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貳適以求生乎旣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于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母仍如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

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
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携二兒出市
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
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門謂葉曰
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旣而曰君擾押獄
多矣可用此少禮荅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
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
泣而出去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
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
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葬于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
上司仍表其墓日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
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
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此事描摹令人欲

泣雙珠記本此

村中演劇每演包待制勘雙釘事一名釣金龜此事亦見
輟耕錄姚忠肅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
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
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顙有釘塗其迹耳驗
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
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並
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萊州閻瀾與柳某善有腹昏之約及誕閻得男曰自珍柳
得女曰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而瀾止歲
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盟鸞英泣告其母
曰身雖未往心已相諾他適之事有死而已鸞英度父
終渝此盟乃密懇隣媪往告自珍妾有私蓄請以某日

至後圃持歸姻事可成遲則爲他人先矣自珍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言之江海設酒賀自珍醉于學舍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圃以望以物付之而小婢識非自珍曰此劉氏子也鸞英詈曰狗奴何以詐吾財速還則已否則告官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悔失約黑夜直入圃中踐血屍而躓臭之腥氣懼而歸衣履沾血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官爲遍詢隣媪遂首女約自珍至血衣尙在不容置辨論死會御史許公出巡至郡夢一無首女子泣曰妾鸞英身爲賊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憐此獄死且不朽明旦召問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許捕二兇訊之具服誅于市而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釵釧傳奇所由作也此見湖海搜奇乃釵釧記以閻爲皇甫以劉爲韓以

許御史爲李若水轉令本事姓氏不彰每爲之憾

閩中洛陽橋圯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勤人
蔡錫者永樂癸丑鄉試中式仁廟時以學行授兵科給
事中陞泉州知府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
爲計欲以文檄海神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齋檄往復
乞酒飲大醉自投于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
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遂于是日舉工潮旬
餘不至工遂成載錫本傳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事附
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之語非也

冬夜牋記云王曾少孤鞠于叔氏無子以弟之子澤爲後
而百順記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

王阮亭奉命祭江濱方伯熊公設宴餞之弋陽腔演擺花
張四姐問所本阮亭默然公語人曰誰謂王阮亭博雅

今日爲我難倒

稗畦居士洪昉思昇仁和人工詞曲撰長生殿雜劇蒼萃
唐人諸說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溫李數家詩句又刺取
古今劇部中旣麗色段以潤色之遂爲近代曲家第一
在京師填詞初畢選名優譜之大集賓客是日國忌爲
臺垣所論與會凡數人皆落職趙秋谷時官贊善亦罷
去秋谷年二十三典試山西回時驟車中惟携元人百
種曲一部日夕吟諷至都門值長生殿初成因爲點定
數折昉思跌宕孤逸無俗情年五十餘墮水死毛西河
長生殿院本序云洪君昉思好爲詞以四門弟子遨遊
京師初爲西蜀吟旣而爲大晟樂府又旣而爲金元間
人曲子自散套雅劇以至院本每用作長安往來歌詠
酬贈之具嘗以不得事父母作天涯淚劇以寓其思親

之旨應莊親王世子之請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院本一時句欄多演之越一年有言日下新聞者謂長安邸第每以演長生殿曲爲見者所惡會國恤止樂其在京朝官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織練未除言官謂過密讀曲大不敬賴聖明寬之第褫其四門之員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諸官則從此有罷去者

通州張孝廉異資擢士康熙初爲崖州知州有感于寇萊公事作崖州路傳奇詞甚奇崛賓白整齊又作麒麟夢鴛鴦榜黃金盆三種

元人吳昌齡西遊詞與俗所傳西遊記小說小異曹棟亭曰吾作曲多效昌齡比于臨川之學董解元也

興化李吉四名棟有犢鼻禪曲

池北偶談云袁崇冕字西野工金元詞曲所著春遊秋懷

諸曲足參康王之座同時有高應珉者亦工詞曲其北門鎖鑰雜劇論者以爲詞人之雄又有張國壽者善金元詞曲所著有脫穎茅廬章臺柳韋蘇州申包胥等劇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間皆章邱人又有張自慎者字敬叔商河人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太原萬伯修日北曲一派海內索解人眼中不得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自慎別號也

香祖筆記云吾宗鶴尹兄抃工于詞曲作籌邊樓傳奇一襲一貶字挾風霜至于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緜山先生作鸞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

周冰持雲間才士狂誕不羈善填詞時最稱其珊瑚玦開

場西江月云秀才之苦苦無加黃蘗黃連之下作者偶
然寄托看官切莫疑嗟周郎亦是秀才家肯減了自家
聲價茶餘客話云華亭周綸字膺垂才士不偶有子名
稚廉字冰持少年以錢塘觀潮賦知名除夕署門云論
家世如閣帖官窰可云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綉換得
錢無二物皆松江產稚廉好食生蝸牛。

曠園雜誌云錢塘沈孚中有宰戍記傳奇直逼元人爲明
曲第一陸次雲作沈孚中傳云沈唳字孚中居武陵北
墅填詞奪元人席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園傳奇尤爲
詞場稱豔

柳南隨筆云予所居徐市徐大司空聚族處也前明之季
其族有二人並擅高賞一最豪奢一最恠嗇者則爲諸
生啟新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奇以誦之所謂廬

止員外者指啟新也又云徐復祚字陽初大司空斌之
孫工詞曲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鏡梧桐雨至
今流傳于世按祝髮見張伯起陽春六集非陽初作南
音三籟云紅梨逸其名

酒邊瓚語云顧大典字道行吳江人著清音閣傳奇四種
青衫葛衣義乳風教編而葛衣最傳

知新錄云覆水事乃姜太公少婿馬氏已離矣見太公封
齊妻拜求合公取覆水云云故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
太公望齊之逐夫今以覆水爲買臣事非也

吾邑鄭超宗鴛鴦棒題詞云香令先生遺書以夢花酣鴛
鴦捧二劇屬予序一爲至情者一爲不及情者嗟乎人
情百端俱假閨房之愛獨眞至此愛復移無復有性情
者矣覽薛季衡鏡嬀珠事使人恨男子不如婦人達官

不如乞兒文人不如武弁其重有感也夫又夢花酣題
詞云夢花酣與牡丹亭情景略同而詭異過之如蕭斗
南者從無名無象申結就幻緣安如是危如是生如是
死如是受欺受謗如是能使無端而生者死死者生又
無端而彼代此死此代彼生榆柳一詩千吟百諷蛋和
尙提放傀儡碧桃花喬作轉輪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
之未有如斯之如意者也嗚呼湯比部之傳牡丹亭范
駕部之傳夢花酣皆以不合時宜而所謂寓言十九者
非耶

滿牀笏一名十醋記合肥龔司寇門客作中入龔節度十
折于本文無關盡爲橫波出色燈染也
明祁參政承燦集元明傳奇八百餘部益以本朝則益多
矣其中三家所撰最多朱夏卿三十三本太極齋國奇

觀五代榮雙和合九蓮燈蓮花筏快活三玉數珠青風
寨飛龍鳳虎囊彈建皇圖黨人碑龍燈賺萬壽冠照膽
鏡瑞霓羅元宵鬧御雪豹石麟鏡吉慶圖漁家樂乾坤
嘯寶曇月纓絡會牡丹圖奪秋魁血影石一捧花餘四
本末詳李元玉一笠菴二十九本一捧雪人獸關永團
圓占花魁五高風雙龍鳳昊天塔兩鬚眉三生果牛頭
山武當山麒麟閣虎邱山長生像千里舟眉山秀連城
壁千忠會掛玉帶意中緣鳳雲翹洛陽橋太平錢萬里
圓風雲會羅天醮麒麟種萬民安禪真會元玉係申相
國家人爲申公子所抑不得應科試因著傳奇以抒其
憤而一人永占尤盛傳于時其一捧雪極爲奴婢吐氣
而開首卽云裘馬豪華恥爭呼貴家子意固有在也沈
寧菴屬玉堂二十本紅渠埋劍十孝分錢雙魚合衫義

俠鴛衾挑符分柑四異鑿井珠串奇節結髮墜釵博笑
翠屏山望湖亭者英會寧菴字伯英號詞隱生吳江人
說楛云邵宏治荆溪人作香囊傳奇至落日下平川不能
續其弟應聲曰何不云歸人爭渡喧乎時邵方與弟爭
田因大喜割畀之今名渡喧田

說楛又云玉簫傳奇有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教坊多作
眼皮眉黛何元朗嘗正之矣而不知所謂按南唐張泌
江城子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眉黛輕始知元人
雜劇無一字無來處也

南音三籟云玉環記隔紗牕日高花弄影改元劇喬夢符
筆也喬煞尾末句云比及你見我那負心薄倖多管我
一靈先到雒陽城此等語不但慘戚抑且以之作收力
有萬鈞今以混入貓兒墜中急腔唱過大減分數矣

浣水續談云今傳奇有三元記載馮當世父商還妾歸生
當世將誕閭里皆夢鼓吹迎狀元然考之方輿勝覽馬
涓南部人父從政歸妾感上帝得子而當世父名式爲
左侍禁以終非商也然則因馬氏事而誤以爲馮也事
載鶴林玉露似爲失實按鶴林玉露云馮京字當世鄂
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
金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泣涕言父有
官因網欠折鬻以爲賠償之計遂不忍犯遣還其父不
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
此何患無子果生京

金陵瑣事云段炳字虎臣秀才和元人馬東籬百歲光陰
一套足以壓倒東籬又云張四維字冷卿號五山秀才
有溪上閒情藏于家友人刊其雙烈記章臺柳兩種

箬陂繼世紀聞云劉瑾奸險素疾文臣與同類屢在上前
言弘治年間朝權俱爲內閣文臣所掌朝廷虛名而已
每行諸戲劇臺閣名言云嘉靖甲辰給事中呂時中劾
順天鄉試主考浦應麒通賄至形諸戲劇

譚輅云姜詩傳奇相傳是學究陳罷齊所作雖粗淺然填
詞亦親切有味且甚能感動人似有裨于風化不可以
其膚淺而棄之

錢塘女史梁夷素字孟昭工詩畫嘗作相思硯傳奇行世
錢御史石城芙蓉峽傳奇亦其夫人林亞清作婦人填
曲前代未有林名以寧有集詩極工

湯來賀云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十義躍鯉卧冰之
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兒童婦女
見而樂之皆有所向慕而思爲善事則是飲食歌舞俱

有益于風化古人之用心如此何其厚也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爲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紛繼作然聞萬曆中年家庭之間猶相戒演此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皆杜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予不識其何心也說見內省齋文集

顧景星虎媒劇序云封邵宣城太守不仁則化虎左飛龍編工曹不職則化虎鄭襲爲門下騶無狀則化虎游章范端爲里役等人受錢則化虎譙平不孝則化虎牛哀不弟則化虎蘭庭妹袁州僧好竊盜則化虎李積私媼殺命則化虎人之不忠孝詐僞無厭者往往形未化而心已獸矣至乎本虎也反若知仁義邑有賢吏則渡江出境有高士則負麓受麟啣鹿供食襄陽秦孝子病則

往乳之今黔峽間虎媒神祠者相傳乾元初張鎬尙書
女事也又天寶末漳浦勤自勵妻杜氏大厯中鄭元方
妻盧氏亳州人聘舅氏女皆父母奪志磨笄待死向非
虎馱必至玉碎而鎬女不過遠謫愆期何勞於菟惟是
時豬龍作禍士女此儻墮虎狼之口不可枚舉而神靈
變化使人知虎狼中猶有仁義者此造化之用心而吾
友卜子傳奇所由作也按虎薈載張鎬事云唐乾元初
吏部尙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在京以次女德容
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已尅迎日而
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速裝南邁拒辰
百里鎬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園德容亦
隨姑姊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荒密忽有猛虎出自竹
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薈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

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大發人徒求骸骨山野是夕之夜越客行舟去郡三十二里尙未知妻爲虎暴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憇焉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微月之下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共闕喝之其虎徐行俯于板屋側留下所負物共闕是人尙有餘喘昇之登船列燭熟視乃十六七美女也越客深異之遣羣婢看診雖髻髮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以湯飲灌之卽微微入口久之神爽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有應夜久卽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尙書次女昨夜春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遽以之告于越客卽遣羣婢具詢然而德容因啼號不止越客卽具以其事告于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則與同歸而

婚媾果尅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又白
茅堂集有虎媒歌贈張子一首云張郎感激何爲乎燈
前夜語長欷歔新翻樂府調吳歛

明詩綜云梅鼎祚宣城人周見洽聞兼精傳奇所填韓君
平玉合記爲詞家所賞有云風中絮陌上塵嘆韶光何
曾戀人人盛稱之又云王翊介人嘉興布衣能詩沈山
子云介人所居止破屋一間種牽牛花小庭中曉露未
晞對花吟詠日課數詩旁精詞曲有紅情言榴巾怨詞
苑春秋博浪沙諸傳奇

明詩綜又云黃孔昭字含美吳縣人舉崇禎癸酉鄉試選
授大挑知縣化離天末久不得還其子向堅字端木有
懷二人眼枯足繭踏白刃尋之卒御以歸吳中好事者
編萬里圓傳奇演之按黃端木有尋親紀程滇還紀程

今刻知不足齋叢書中崑山歸元恭節錄其紀行爲黃
孝子傳余苦其尙繇冗更節之于左順治八年辛卯十
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草屨從吳江入浙歷嚴衢入江
西至湖廣武岡州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峻嶺手
常擎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
刺血出之復行往往僵卧道旁壬辰二月由楚入黔黔
自丁亥以後境內殘破其地苗獠雜處耕者皆持矛負
弩矢自衛荒茅漲沙之中每得虎跡次平溪有關帥府
在焉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之涕泣以情告得
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
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一路險如鬼窟土人云往時苗
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
孝子惴惴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得知父無恙已挂

冠五年矣程姓導孝子至王府給令票復前途中兵馬紛擁驗票或擊破其蓋白是不能蔽雨登關索嶺至半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既下則人馬旌旗徧野一騎執之入營驗票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行數里復遇後營如前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驩于是知父在白鹽井五月望日至白鹽井拜見父母時所攜弟之子從外負薪歸兄弟相拜泣昔日童僕無復存矣久之孝子啟父母作還家計父曰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得士八人當累之爲行資孝子持父書詣諸門生家歷楚雄遇地震幾不免奔走四月遇者三人皆贐贈而未足詣府遞告歸文書具籃輿二親乘已與弟步從至黑鹽井詣門生家得資斧時南北戰爭不息坐旅中度歲詣將軍

府得給票出歸化關黔中雨雪四十日雪深至馬腹樹
介如刃劍已而雪消流潦瘴霧蔽天及平壩有騎兵攜
婦女數百千從廣西來又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走
無復部伍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于桂林撫南敗
于保寧皆道黔中也孝子盧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
驛而北渡烏江入四川及清浪入湖廣界所在潰兵暴
掠從間道行及新化方脫險爲父改易服色舍陸從水
而歸爲六月十八日自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
十餘日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計行二萬五千里
有奇

屠長卿作彩毫記以李太白自命沈景倩譏之

如皋黃振字瘦石自號柴灣村農以張幼謙圖報捷事

演爲石榴記

王龍光跋雙報應傳奇云吾友抱犢山農

抱犢山農無錫
嵇留山也名永

仁從范忠貞公死于
難詳見余道聽錄中

著作甚富尤留心經濟與余同罹

于難慼慼狂狴之中豪氣未除文采散于筆墨嘗作續
離騷四折以破千古未破之牢騷同難林翁因備述建
寧城隍揭公建寧郡守孫公判斷貧生錢可貴奸淫王
文用二案陰陽互理靈爽顯赫此殆得之目覩不可不
亟爲表章之山農曰此固余之素志也吾聞揭公節義
昭著英英千古亡友袁參嵐受其國士之遇曾托吾表
著其事而祿祿未能今藉此以畢其素志可乎乃援筆
而敷陳其大槩曰雙報應今按劇中孫名裔昌字鹿園
山東沾化人揭卽揭公重熙錢生以逋欠官銀賣妻得
銀三十兩失于縣堂爲皂隸陳黑所拾生禱于城隍復
訴于府孫正持茗有塵落椀中茗爲之黑檢縣中值日

花名簿得陳黑名訊之供拾銀狀生妻賣張貢生家張知爲錢生妻不敢與宿願還婦而不索其金王文用者以所私婦謀鳩其夫者也城隍神示夢于孫而冤賴以理孫公真不愧爲民牧者矣跋中言得之日覩蓋非幻設爲撮其大略以俟攷

鈕玉樵記吳六奇將軍事云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家居歲暮命酒獨酌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異之呼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做衣枵腹而無寒餓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傾甌與飲立盡又盡三十餘甌無醉睿查醉丐出仍宿廡下孝廉酒醒謂家人曰鐵丐衣藍縷何以禦寒蓋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遇前丐于放鶴亭側露

肘跣足昂首獨行詢以舊袍日已質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問曾讀書識字否日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諗其姓氏里居丐日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日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汚不謂獲邁明公賞于風塵之外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提其臂日吳生海內奇傑以酒友日吳生失吳生矣盤桓累月贈以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寄身郵卒於關河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六奇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擁衆據土請假游割三十道先往馳諭近降遠應不踰月而破竹

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征閩討蜀屢立
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康熙初開府循州
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孝廉家奉書幣致孝廉來粵供
帳舟輿俱極腴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
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
不願見查先生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至府則蒲
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居一載軍
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
萬先是舊中富人莊廷鉞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
名士增益修飾刊行于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
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于是書
者俱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辨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
詩酒盡出橐中金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夫人亦妙解

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
中名部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峰一座
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
縹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
矣鉛山蔣清容太史本此作雪中人傳奇江都張山來
云聞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莖于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
雪中人第二勸吳云幾日不會演習判字待我在雪地
上試寫一回本此蔣太史又有桂林霜空谷香香祖樓
四弦秋一片石第二碑冬青樹臨川夢諸劇

菽園雜記云高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問之不得
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于屏後聞
之卽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至不
能興且數之日汝無子法當棄汝今置妾汝復問之是

欲絕夫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妬少衰
生中書舍人峒乃陳公一怒之力也馮猶龍本此作萬
事足傳奇余嘗謂萬事足之陳循卽瑞筠圖之陳循一
人而生淨各判閱者參觀之可以自警然萬事足之末
繫以周約文一札云友生周禮拜上德遵賢契閣下古
云器滿則欹月盈則虧閣下位登首輔恩寵已極值此
太平無事之時久踞高巍卽使無忝其職亦乖知足知
止之義老夫年踰八旬足力未衰尙冀閣下急流勇退
同尋山中之盟伏爲熟思陳唱云知幾久讀疏生傳但
君恩未報暫流連按清波雜誌載蔡京云京衰老宜去
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也此曲本之蓋隱隱以
蔡京比陳循矣陳苟明知足之義何至以粉面登場如
瑞筠圖之遺奧耶

夏惺齋取忠孝節義事爲六種曲無瑕壁寫鐵氏二女事
杏花村寫王世名報父仇事見明史瑞筠圖寫章綸母
守節及綸直諫事南陽樂言武侯相北地王謏滅魏吳
復興漢祚蓋寓言也花萼吟寫鄭虎臣殺賈似道亦本
宋史廣寒梯則言科場事謂一生行善一生行不善善
者夢中五名語不善者不善者訴于監臨發榜時監臨
以所訴令抽去五名而別以一卷補之抽者正不善生
補者則行善生也此事亦有所本然章綸母金節婦誰
云妾無夫一詩或謂爲高季迪作鐵司馬二女入教坊
其長女詩鐵氏二女詩見王蓋震澤紀聞乃吳人范昌期題老伎卷作
見張士淪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
新齊諧有醫妬一則云軒轅孝廉常州人年三十無子妻
張氏奇妬其座主馬學士贈以一姬張怒會學士喪偶

張訪某村女世以悍聞賄媒姬說馬娶爲夫人馬知其
意欣然往娶合卺畢羣姬拜見夫人問何人曰妾也叱
日安有堂堂學士而置妾者乎卽棒羣姬馬命羣姬奪
而毆之夫人力不勝罵且哭羣姬各擊鑊鼓亂之夫人
不得已揚言將自盡則侍者以一刀一繩進羣姬各敲
木魚念往生呪嘈嘈然夫人故女豪自分虛疑恫喝計
已盡乃轉作喜正色曰君眞丈夫我服矣請改事君君
亦宜待我以禮學士命羣姬謝罪叩頭以家事托夫人
主之一月之間家政肅雍內外無間言居無何學士手
百金贈軒轅生日明春將會試宜早入都生然之甫登
舟馬遣人迎至家后後園中而陰遣媒說張氏乘軒轅
生外出賣其妻張曰此吾心也須賣之遠方有陝西布
客賈三百金以姬去姬大呼投水中學士早備小舟迎

至圍與軒轅生同室矣張聞姬投河方驚疑而西客已
罵于門索原銀三百去一日有白髮藍縷男婦兩老人
哭來稱爲女之父母與張索女命隣佑勸解去一日武
進縣捕役持牌來言姬之父母告于縣張愈恐忽有白
帽踉蹌奔呼至者曰軒轅生死于路矣我驪夫也來報
張氏大慟成服治喪且招訟師謀緩其獄訟事小停而
家已蕩然日食不周矣前媒媪又來勸其改嫁引一美
少年盛飾與觀張大喜卽嫁少年方合香房內一醜婦
持大杖出罵曰我正妻也何處賤婢敢來爲妾痛毆之
張悔被媒給飲泣不能聲諸賓朋勸醜婦去秉花燭引
張氏入臥室甫揭簾見軒轅生坐牀上大駭以爲鬼絕
于地軒轅生笑語以故張大悟慚且恨于是修德改行
卒與某村女同爲賢妻按此卽伏虎韜傳奇也文人詭

筆非實有其事簡齋得諸傳聞未悉其所本耳槐西雜志所載囊家誘少年賂勒書鬻字之券其父償金焚券發篋得紙錠金事此亦李笠翁無聲戲中一則非實事也

今戲劇演時遷偷雞科譚有皮包骨頭人之語按宋張元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鞭之而死見王定國聞見近錄

萬樹字紅友爲粲花主人之甥其所作傳奇詳山陰吳秉鈞所作風流棒序云余從紅友出翁遊由閩而粵耳其緒論與家小阮雪舫共以學填詞請探其篋得觀所譜諸劇幽秀若空青石俊爽若錦塵帆奇橫若愈入翻新穎若十串珠剪裁點綴若黃金甕金神鳳最後讀資齊

鑑以卷帙大重急難開演已請山翁節而傳之其他小劇若珊瑚毬舞霓裳藐姑仙青錢賺焚書鬧罵東風三茅宴玉山菴俱令家優試之翟瑜上余因操觚爲電目書一種雪舫亦作赤豆軍美人丹惟時藥菴呂君亦有回頭寶狀元符雙猿幻寶鏡綠藥菴令叔守齋亦携金馬門曲出示丙寅春客有言某閩詞之僞者余謂此可入劇索山翁填之不半月而風流棒曲成茶郎之顛林風之韻菊人之摯及連霍之周圓童賴之醜報刻畫畢肖可稱觀止矣

劇中演趙太祖每持棒或侍臣持棒從之按鐵圍山叢談云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間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侍左右官者必携從二物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鐵棒也鐵棒者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也棒

純鐵耳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

相傳有訟棍戴興邦者年六十止一子適有諸少年殺姦婦死而姦夫逸去謀于戴戴曰何不靜守村口候孤身男子過執而殺之以姦報諸惡少大喜挽入室酬以酒肉已而果有孤身者過衆殺之則正戴之子也惺齋杏花村傳奇中訟棍單興邦卽戴興邦單音丹與戴正爲轉音耳接元人曲中如良吏必包拯公人用董超薛霸惡人用柳隆卿胡子轉伎女用王蠟梅兒女用賽娘僧住蓋必實有其人杏花村用單興邦尙其遺意也

劇之有所原本名手所不禁也王實甫之本董解元尙矣他如本寶娥冤而作金鎖本翠鸞女而作桃符本曲江池而作繡襦本合汗衫而作破羅衫本張生煮海柳毅傳書而作蜃中樓本劉晨阮肇而作長生樂他如本元

人而故變化出之者則如黃梁夢之呂岩化爲盧生麗
春堂之四丞相化爲尉遲敬德或有用其一節者若龐
居士之羅和長生殿之唐明皇雖不能青勝于藍然亦
各有所見惟夢欽緣一劇直襲西廂西樓而合之已爲
僞父可笑又有玉劍緣者亦有彈詞一齣夫洪昉思襲
元人貨郎旦之九轉貨郎兒其末云名喚春郎身姓李
洪云名喚龜年身姓李至玉劍緣又云名喚珠娘身姓
李生吞活剝可稱笑柄近則有爲富貴神仙者竟至襲
玉劍緣與夢欽緣之襲西廂西樓同若此又何必爲之
聊舉一二于此以爲之戒

泰州張良御太史作陸吳州墓碑云公以餘力作爲詞曲
一帆雙鳶流傳名部皆取辦于杯茗立談之間

卓珂月作孟子塞殘唐再創雜劇小引云作近體難於古

詩作詩餘難於近體作南曲難於詩餘作北曲難於南
曲總之音調法律之間愈嚴則愈苦耳北如馬白關鄭
南如荆劉拜殺無論矣入我明來填詞者比比大才大
情之人則大愆大謬之所集也湯若士徐文長兩君子
其不免乎減一分才情則減一分愆謬張伯起梁伯龍
梅禹金斯誠第二流之佳者乃若彈駁愆謬不遺錙銖
而無才無情諸醜畢見如臧顧渚者可勝笑哉必也具
十分才情無一分愆謬可與馬白關鄭荆劉拜殺頡之
頡之者而後可以言曲夫豈不大難乎求之近日則袁
鳧公之珍珠衫西樓夢寶娥冤鸚鵡裘陳廣埜之麒麟
鬪靈寶刀鸚鵡洲櫻桃夢斯爲南曲之最沈君庸之霸
亭秋鞭歌伎簪花髻孟子塞之花前笑桃源訪眼兒媚
斯爲北曲之最余平時定論蓋如此今冬邁鳧公子塞

於西湖則鳧公復示我玉符南劇子塞復示我殘唐再
初北劇要皆感憤時事而立言者鳧公之作直陳崔魏
事而子塞則假借黃巢田令孜一案刺譏當世夫北曲
之道聲止於三齣止於四音必分陰陽喉必用旦末他
如楔子務頭襯字打科鄉談俚諢之類其難百倍於南
而子塞研討數年其謹嚴又百倍於昔至若釀禍之權
璫倡亂之書生兩俱磔裂於片楮之中使人讀之忽焉
啓噓忽焉號呶忽焉纏綿而排惻則又極其才情之所
之矣於我所陳諸公十餘本之內豈不又居第一哉子
塞將還會稽別我於桃花巷中酒杯在手輿夫在旁匆
匆書此

卓珂月又有百寶箱傳奇引云昔者玉玦之曲風刺寓焉
刻畫青樓殆無人色嗣賴汧國一事差爲解嘲然後漸

出墨池而登雪嶺乃余覽自行簡所述李娃始末頗多
微詞者何歟歸自竹林憇于媿宅目笑手揮以他語對
蟬蛻之局姪與聞之矣迨夫雪中抱頸擁入西廂懼禍
及身非得已也必可以生青樓之色唾白面之郎者其
杜十娘子此事不知誰所觀記而潘景升錄之于亘史
宋秋士採之于情種今郭彥深復演之爲百寶箱傳奇
蓋皆傷之甚也

詹允龍雷岸有瓊花夢雜劇河陽趙士麟爲之序見讀書
堂文集又作詹允詩序云雷岸未顯時著有瓊花夢傳
奇劇本予早年讀之訝曰此言夢也而非夢者能言之
也旣而雷岸以博學宏詞薦由檢討而宮允文章詞賦
冠絕一時

尤西堂鈞天樂自記云丁酉之秋薄游太末主人謝客阻

兵未得歸逆旅無聊追尋往事忽忽不樂漫填詞爲傳奇率日一齣齣成則以酒澆之歌呼自若閱月而竣題曰鈞天樂家有梨園歸則授使演焉明年科場弊發有無名子編爲萬金記制府以聞詔命進覽其人匿弗出臬司某大索江南諸伶雜治之適山陰姜侍御還朝過吳門亟徵予劇同人宴之申氏堂中樂旣作觀者如堵墻靡不咋舌駭歎而邏者亦雜其中疑其事類馳白臬司臬司以爲奇貨即檄捕優人拷掠誣服旣得主名將窮其獄且徵賄焉會有從中解之者而予已入都事得寢已亥大計臬司以貪墨亡命寘極典籍其家聞者快之西堂又有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李白登科記五種李白登科記白狀元杜甫榜眼孟浩然採花立格最奇

西堂題北紅拂記云愚謂元人北曲若以南詞關目參之
亦可兩人接唱合場和歌中間間以蘇白插科打諢無
施不可又爲梨園子弟別闢蠶叢此意無人解者今于
荔軒先生遇之唐人小說傳衛公紅拂虬髯客故事吾
吳張伯起新婚伴房一月而成紅拂記風流自許浙中
凌初成更爲北劇筆墨排奐頗欲睥睨前人但一事分
爲三記有疊牀架屋之病荔軒復取而合之大約撮其
所長決其所短又添徐洪客採藥一折得史家附傳之
法

玉鏡臺演溫太真事投梭記演謝幼輿事花筵賺合太真
幼輿而演之投梭筆墨雅潔情詞婉妙爲勝

偶于市間得一寫本種鱗書屋外集兩劇一蓬島瓊瑤爲
余本忠收服海寇事一花目題名則品題花目以郁李

爲狀元海桐爲榜眼紅梅爲探花木樨爲傳臚杜鵑下
第而以丁香配郁李卷首題田民撰

孫侯字商聲詩古文簡潔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每就
研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緣傳奇痛詆僉
父蓋以此也

劇話卷四終

劇說卷五

江都焦循

戰國策云齊軍破淖齒殺閔王子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
逃太史之家爲漑園君王后太史后氏女知其貴人善
事之田單復齊遽迎太子于莒立之以爲王君王后以
爲后史記田敬仲世家云樂毅出臨淄潛王出亡之衛
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
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
救齊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潛王之遇殺其
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敷家庸太史敷女奇法章狀
貌以爲非恆人憐而嘗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襄王既
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太史敷日女不取媒因自嫁非
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

故失人子之禮張伯起全本此以作灌園記馮猶龍刪
改正之序云奇如灌園何可無傳而傳奇如世所傳之
灌園則吾謂其無可傳且憂其終不傳也法章以亡國
之餘父死人手身爲人奴此正孝子枕戈志士卧薪之
日不務憤悻憂思而汲汲焉一婦人之是獲少有心肝
必不乃爾且五六年間音耗隔絕驟爾黃袍加身而父
仇未報也父骨未收也都不一置問而惓惓焉訊所思
得之太傅又謂有心肝乎君王后千古女俠一再見而
遂失身卽史所稱陰與之私談何容易而王孫賈子母
忠義爲嗣君報終天之恨者乃棄不錄若是則灌園而
已私偶而已灌園私偶何奇乎而何傳乎伯起先生云
吾率吾兒試玉峰舟中無聊率爾弄筆遂不暇致詳誠
然欺誠然欺自余加改竄而忠孝志節種種具備庶幾

有關風化而奇可傳矣馮氏此言可爲傳奇之式故錄之然太史敷可稱潔士故迎后登車一折寫君王后別母而敷不與見曲云只得遙拜著鐵錚錚的家主恕饒了癡駸駸的女娃以脚色不足故太史敷以淨扮之耳知新錄云元曲有呂布貂蟬及奪戟爭鬪事按呂布傳言布小失意卓拔手戟擲布布奉捷避之又言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布因朝會手刃刺卓想侍婢當卽貂蟬也元曲所云必有所據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梁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馮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眞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乃元人馬致遠黃梁夢雜劇爲鍾離度呂洞賓事夢中呂作元

帥征吳元濟則憲宗時事矣湯若士本之作邯鄲夢則
爲呂度盧生而爲開元時事按呂洞賓關右人唐咸通
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携家隱終南山錦繡萬花
谷引此言出見雅言雜載則憲宗時已非開元時尤非
眞仙通鑑有盧生事恐未然耳

鄭庭玉作後庭花雜劇只是本色處不可及沈寧菴演爲
桃符排場賓白用意遜鄭遠矣

宮大用范張雞黍第一折乃一篇經史道德大論抵多少
宋人語錄曲中用隨邪二字乃玉茗所本

西河詞話云宋孫明復髻白李文定請以弟之女妻之孫
日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古無有之其日
相女者相門之女正以李復古曾爲相故也西廂末劇
有自古相女配夫世多不解烏知實本諸此又云西廂

久爲人更竄予求其原本正之逐字核實其書頗行其中尙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有和尚們同施些幽期密約句予向所釋但曰施僧曰布施反乞僧施曰同施後友人有論及者堅謂同作曲解是委曲周旋意雜引回曲二字作証會記北史北齊李庶無鬚人謂天闔崔謚嘗戲庶曰教弟種鬚法取錐刺面爲竅而插以馬尾當效是時崔族多惡疾庶因荅曰請先以方同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種鬚然則同施反施矣蔡子伯曰施音賜今俗稱同賜者卽同施之謂尤較直捷

喬夢符兩世姻緣曲中云俺主人酒盃賺煞春風凹從唐人酒凹疊心翻出

程史云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宴假以

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叅軍者前
褻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旣洽
叅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
伍之中後有大巾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日
二勝環遽以朴擊其首日爾但坐太師交椅取銀絹例
物此環掉腦後可也一座失色檜怒明日下伶于獄有
死者又云胡給事旣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
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鶴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
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閭閻于于以鬯于文士論大
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
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旣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尙先達每
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摘禮部韻示諸生
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爲顛沛一爲沛邑注無沛矣

之義惟它有需字乃從雨爲可疑衆曰是闕然叩簾請
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置云禮部韻
注義既非增一兩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
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于是試者用需沛各
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簾出
題者初不知昨日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譁浸不可制
課而入日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闔木如拱皆
折或入于房執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
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
也蓋一時祈脫之詞
時稍定試司申鼓課場屋胡以
不稱于禮遇也怒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
拆號例真主司以勞遷舉三爵優給序進有儒服立于
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

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能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誦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姓雷攷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撐拒滕口俄一綠衣叅軍自稱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日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俛所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擊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然其語盛傳迄今

續筆談云元人女狀元黃崇嘏春桃記今不傳僅輟耕錄
有其目大抵如琵琶等記

詩辨坻云北西廂古本陳實菴點定者爲佳別本多所改
竄如東閣珠筵開爲帶烟開馬兒迤迤行爲逆逆行穿
鑿可笑請字兒不會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或謂請未
出聲如何答應改作請字兒方才出聲索然無味矣梵
王宮殿夜撞鐘撞平聲田水月改作聲鐘聲鐘是何等
語

詞旨載西廂警策不下百十條如竹索纜浮橋檀口搵香
腮等語不知皆撰自董解元西廂竹索上有寸金二字
檀口句則曰檀口微微笑吐丁香舌被郎輕嚙却更增
人劣較漢卿奇麗精采十倍見黃嘉惠董解元西廂記
序案王實甫長亭送別一折稱絕調矣董解元云莫道

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實甫
則云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與霜林不及血
字之貫矣又董云且休上馬若無多淚與君垂此條情
緒你爭知王云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董云馬兒
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
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王云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
處徘徊落日山橫翠董云我郎休怪強牽衣問你西行
幾日歸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裏晚眠早起冷
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專倚著門兒專望你王云到京師
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且
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須要扶
持董云驢鞭半裊吟肩雙聳休閒離愁輕重向個馬兒
上腕也腕不動王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人間煩

惱填胸臆量這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董云帝里酒醞
花濃萬般景媚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少飲酒省遊
戲記取奴言語必登高第妾守空閨把門兒緊閉不拈
絲管罷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書頻寄王云你休憂文
齊福不齊我只怕停妻再娶妻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
裏青鸞有信頻宜寄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君須記
若見異鄉花艸再休似此處棲遲董云一個止不定長
吁一個頓不開眉黛兩邊的心緒一樣的愁懷王云他
在那壁我在這壁一遞一聲長吁氣兩相參玩王之遜
董遠矣若董之寫景語有云聽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
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有云柳堤兒上把瘦馬
兒連忙解有云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艸帶霜滑有
云駝腰的柳樹上有漁槎一竿風旆茅簷上挂澹烟消

酒橫鎖著兩三家有云浙零零地雨打芭蕉葉急煎煎
的促織兒聲相接有云燈兒一點甫能吹滅雨兒歇閃
出昏慘慘的半牕月有云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
天色有云野水連天天竟白有云東風兩岸綠楊搖馬
頭西接著長安道正是黃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纜著浮
橋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可當當
用以擬董解元李空同云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

曲藻云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
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
下句意各重後得一善本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
闈難捨親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
既不重益見作者之工談輅云嘗見琵琶記草本醉扶
歸絲筆本潤二句改作詞源倒流二句今刻本已從之

矣又見一本三不從做成災禍一似天來大改云三不從把好事翻成禍惜未有從之者改筆皆草書旁注意必東嘉手筆秦淮劇品云曲引之有呼韻自趙五娘之呼蔡伯喈始也而無雙之呼王家哥哥西施之呼范大夫皆有悽然之韻

相傳臨川作還魂記運思獨苦一日家人求之不可得遍索乃臥庭中薪上掩袂痛哭驚問之曰填詞至賞春香還是舊羅裙句也

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名誠齋樂府往往調入弦索有金元風範南曲如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于成弘間稍爲當時所稱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惟明珠

記行于世鄭若庸玉玦記遊西湖一套當時膾炙人口
見蝸亭雜訂

南音三籟云作曲須先識字否則往往誤用如梁伯龍浣
紗金井水紅花云波冷濺芹芽濕裙靴靴字法用平聲
然靴箭袋也若衣釵之袂屬去聲李義山詩十歲去踏
青夫容作裙袂是爲明證此其失自陳大聲散套節節
高之蓮舟戲女娃露裙袂始耳湯臨川懶畫眉茶蘼抓
住裙袂線亦誤僅陳玉陽玉抱肚云打毬回紛紛袂衣
獨是又浣紗劉潑帳云娘行聰俊還嬌倩勝江南萬馬
千兵不知倩有二音一顧倩之倩作去聲讀一作茜卽
巧笑倩兮之倩言美也此曲字義當作茜音今却押庚
青韻中他若瘦之爲穎音頸瘤也鄭虛舟玉玦記却教
愧煞癯瘤婦是認作平聲矣又莊子藐姑射之山射音

亦巾櫛之櫛音率而汪南溟高唐記與雪滅同押至以
織織鹽三字並押車遮是徽州土音也又云招魂未得
空歌楚些些音蘇箇切惟些少之些乃作平聲今以楚
些作平聲何也伯龍以些與飛同押又認些字作西字
音爲蘇州土音也又有舉世皆誤而爲不可解之字者
今列戲目而曰第一齣字或作折或作出問從何來則
默不能對也蓋字書從無此字惟牛食已復出曰齧音
咎傳寫者誤寫台爲句以齣作齧齧原作齣以齣作齧
在屈筆毫釐之間以致展轉傳誤不若古劇第幾折爲
爰也

雋區云傳奇當以張伯起爲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髮
四本巧妙悉敵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
琵琶西廂分路揚鑣若湯若士之邯鄲夢屠緯眞之曇

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患其才多之議裴淑英
記彤管流馨足風閩德彩毫紫釵南柯三傳俱出屠湯
手筆而往往以學問爲長徒令人驚雕績滿眼耳虎符
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絕自是詞曲第
二流之佳者幽閨爲元曲淡而絕真他如明珠繡襦
投筆四節紅梅葛衣玉環玉玦點綴俱不入俗玉簪幾
于淫矣而措詞亦有可觀此外新聲如林吾無暇概及
矣

繡襦記中鷺毛雪一折及乞兒家常口頭語鎔鑄渾成不
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
沈寧菴謂此爲元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辦也然元人鄭
元和雜劇無此曲

吳中渠十二三時便能填詞一種情傳奇乃其幼年作也

恐爲父呵責托名粲花粲花者其司書小隸也今所傳者四種療妬羹畫中人西園記綠牡丹

務頭者南北同法苟遇緊要字句須揭起其音而宛轉其調如俗所謂做腔處每曲或一句或二三四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卽是務頭宜施俊語否則便爲不分務頭非曲所貴見九宮譜定論說曲藻云作詞之法一造語二用事三用字四陰陽五務頭六對偶七末句入去上九定格解務頭云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于上楊用修乃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

古杭夢遊錄云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遂撰爲賺賺者悞賺之意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

吾友談星符名泰江寧人乾隆丙午舉人深于音律之學

生平愛牡丹亭詳爲注釋嘗語余曰冥判一齣用胡判
官蓋釋典中八月判官姓胡杜小姐八月死故用此也
熙朝名劇三種芙蓉樓廣寒香易水歌芙蓉樓題雙溪廬
山填詞廣寒香題蒼山子編

吾鄉徐又陵號坦菴填詞入馬東籬喬夢符之室所作有
大轉輪買花錢拈花笑浮西施胭脂虎珊瑚鞭九奇逢
詞評云宋高宗在德壽宮遊聚景園偶步入一酒肆見
素屏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携
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日未免酸氣改明日重扶殘醉仍
卽日子釋褐坦菴買花錢雜劇本此

兩紗雜劇題元成子作一爲紅紗謂試官閱卷紅紗照眼
也一爲碧紗本唐王播木蘭院故事也紅紗中試若耶
美人曉起梳頭詩主司之式要翻空取言外之神故天

字號秀才以徵實描寫被斥地字號秀才以筆意虛寫見賞脫盡應試科譚毛西河作來元成墓志銘云君諱集之字元成自爲誌云予所著有某書及雜劇之兩紗秋風三疊而已案兩紗三疊史志皆不載顧予知君事君以崇禎己巳赴童試縣斥之粘其文於門庚午再試再斥之然而府試拔第一時年二十七始附學于是作兩紗劇一紅紗謂以紗幃目眯五色也一碧紗則紗蒙其舊所爲詩貴與賤易觀也夫通塞之難憑如此

山水隣四大癡傳奇酒癡爲姜應詔得不義之財遂以酒敗家色癡爲莊子扇墳其妻劈棺事財癡爲臭盧員外一文錢事氣癡爲黃巢以不第造反事酒癡一名酒懂爲武林李逢時撰一文錢亦刻名家雜劇中稱破慳道

八作

如是我聞云吳雲巖家扶箕其仙稱邱長春一客問曰西
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曰然又問仙師作
書于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
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
皆同明制何也按邱長春登州棲霞人元太祖自奈蠻
國遣侍臣劉仲祿召詣行在自東而西故有西遊記非
演義之西遊記演義之西遊記本唐元奘西域志白馬
馱經松枝西指亦有所本若猿龍等則目連救母戲中
亦有之今揆作者之意則亦老于塲屋者憤鬱之所發
耳黃袍怪爲奎宿所化其指可見尤西堂鈞天樂奎星
始扮鬼狀如繪畫塑像形後則白面扮之稱奎星之位
向爲鬼奪與西遊記黃袍怪用意正同

茶餘客話云舊志稱吳射陽性敏多慧爲詩文下筆立成

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今不知雜記爲何
名惟淮賢文目載先生撰西遊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
大行里巷細人皆樂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聞世稱爲
證道書有合金丹大旨按射陽去修志時不遠未必以
世俗通行之小說移易姓氏其說當有所據觀其中方
言俚語皆淮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童孺所習聞而他
方有不盡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無疑然此特射陽遊
戲之筆聊資村翁童子之笑謔必求得修煉秘訣亦鑿
矣

吳興董說字若雨後爲僧號月涵每一出遊有書五十擔
隨之著西遊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遊事鑿天驢山出
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日先晦後朔尤奇

鬧門神雜劇爲茅僧曇孝若撰謂除夕夜新門神到任舊

門神不讓相爭也曲中紫花兒序云誰將俺畫張紙裝
的五彩冷面皮意氣雄赳豎劍眉闊口鬚鬚手擎著加
冠進爵刀斧彭排奇哉剛買就遍街人驚駭盡道俺龐
兒古怪滿腹精神側儻胸懷金葉蕉云俺且眼偷瞧桃
符好乖那戴頭盔將軍忒呆只你幾年上都剝落了顏
色甚滋味全無退悔小桃紅云少不得將茗帚兒刷去
塵埃把舊門神摔碎扯紙條兒滿地踹化成灰非俺沒
面情挈帶只你風光過來威權類斷到今日回避也應
該

鄭西神名瑜有汨羅江黃鶴樓滕王閣三種黃鶴樓末收
江南一曲柳問呂荅與徐文長翠鄉夢末同滕王閣則
全以王子安一序作曲汨羅江則以離騷經作曲讀原
文一段歌曲一段立格甚奇得未曾有

義俠水滸二傳本施耐菴水滸小說而施耐菴則本宣和遺事其略云朱勔運花石綱分差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搬運花石至京楊志在潁州待孫立不來貧餓賣所佩刀與惡少交口志殺之配衛州軍城孫立等十一人于黃河岸上劫往太行山爲盜又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師寶以十萬貫金珠珍寶使縣尉馬安國齎至京爲蔡太師壽至五花營堤上歇涼遇大漢八人有擔酒者縣尉與眾買飲被迷失去所齎物獲其酒桶訴于知縣尹大諒尹驗酒桶上有酒海花家四字捉事人王平捉花家名約者付吏張大年勘問花約供云三日前午時有大漢八人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借去此桶八人爲首者鄆城縣石碣村晁蓋帶領吳加

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卽下鄆城縣根
捉其押司宋江夜走報晁蓋逃去邀約楊志等往梁山
灤爲盜思宋押司之恩使劉唐以金釵酬謝宋江以釵
予妓女閻婆惜告以來歷值因父病給假歸家遇捕魚
人杜千張岑與索超董平飲酒平因不獲晁蓋被杖超
故爲盜者宋作書送四人于梁山灤晁蓋處入夥已而
父病愈入城至閻婆惜家見閻女與吳偉打暖憤取刀
殺兩人而題其壁巡檢王成帥大兵弓手至宋家莊上
捉江江走入屋後元女廟于案上得一卷文書寫云破
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又列
三十六人智多星吳加亮玉麒麟李進義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九紋龍史進入雲龍公孫勝浪裏白條張
順霹靂火秦明活閻羅阮小七立地太歲阮小五短命

二郎阮進大刀關必勝豹子頭林冲黑旋風李逵小旋
風柴進金鎗手徐寧撲天雕李應赤髮鬼劉唐一直撞
董平插翅虎雷橫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賽關索
王雄病尉遲孫立小李廣花榮沒羽箭張青沒遮攔穆
橫浪子燕青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急
先鋒索超拚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張峯摸著雲杜千鐵
天王晁蓋後一行云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
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江乃同朱同雷
橫李逵戴宗李海奔梁山灤上時蓋已死遂以江爲首
殺牛大會吳加亮稱晁蓋臨終時言政和年間夢寨上
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宋江言
今會中但少三人乃花和尚魯智深一丈青李橫鐵鞭
呼延綽于是劫掠州縣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

四州八十餘縣朝廷命呼延綽爲將領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屢戰屢敗朝廷督責甚嚴呼延綽李橫乃叛投江江喜三十六人已足遂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張叔夜詔誘歸順朝廷各授武功大夫分注諸路巡檢使後遣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周密癸辛雜識載龔聖與所作宋江等三十六贊聖與序云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軍官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聞于時者于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在

焉其所列三十六人與宣和遺事小異智多星吳加亮
作吳學究玉麒麟李進義作玉麒麟盧俊義赤髮鬼劉
唐作尺八腿大刀關必勝作關勝船火工張岑作船火
兒張橫沒羽箭張青作張清急先鋒索起作先鋒索超
金鎗手徐寧作金鎗班短命二郎阮進作短命二郎阮
小二混江龍李海作李俊賽關索王雄作楊雄無入雲
龍公孫勝豹子頭林冲一丈青張橫而有兩頭蛇解珍
雙尾蝎解寶又宣和遺事三十六人不數宋江此則連
宋江爲三十六在宋時所傳聞異詞已如此宋史于宣
和三年書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
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又于是年書忠州防
禦使辛興宗擒方臘于清溪張叔夜傳言宋江降而不
言降後之事侯蒙傳亦載其疏招宋江平方臘語而不

詳其允否則當時用蒙議命張叔夜降之使隸辛興宗
平方臘于清溪未可知也史書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
犯沛南府守臣劉豫以城降劉豫傳云金人攻沛南遣
人說豫豫殺守將關勝率百姓降金關勝卽大刀關勝
耶則已爲守將非以功進秩歟而爲豫所殺則忠義以
衛國家者信矣元人劇中多及宋江事李致遠風雨還
牢末劇中有宋江劉唐李逵史進阮小五五人康進之
李逵負荆劇中有宋江吳學究魯智深李逵四人李文
蔚燕青博魚劇中有宋江吳學究燕青三人無名氏爭
報恩三虎下山劇中有宋江關勝徐寧花榮四人皆三
十六人贊中所有高文秀作黑旋風雙獻功劇宋江白
云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幼年爲鄆城縣司
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經過

梁山灤晁蓋救某上山晁蓋因三打祝家莊身亡衆拜
某爲頭領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施耐菴演義有
一百八人及打祝家莊配江州等事蓋本此又錄鬼簿
高文秀雜劇黑旋風雙獻頭外又有黑旋風詩酒麗春
園黑旋風大鬧牡丹園黑旋風敷衍劉耍和黑旋風鬪
雞會黑旋風窮風月黑旋風喬教學黑旋風借屍還魂
楊顯之有黑旋風喬斷案紅字李二雜劇有病楊雄板
踏兒黑旋風折擔兒武松打虎三種康進之李逵負荆
外又有黑旋風老收心一種甕天脰語載宋江潛至李
師師家題一詞于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
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鮑籠
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
蓼花洲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

息義胆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間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見升菴詞品所引

王昭君事見漢書西京雜記有誅畫工事元明以來作昭君雜劇者有四家馬東籬漢宮秋一劇可稱絕調臧晉叔元曲選取爲第一良非虛美但西京雜記謂王嬙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工人不專指毛延壽所誅畫工延壽而外又有安陵陳倣新豐劉白龔寬下杜陽望樊商同日棄市東籬則歸咎毛延壽一人又本青塚事謂昭君死于江而以元帝一夢作結薛旦反此作昭君夢則謂已嫁單于而夢入漢宮也惟陳玉陽昭君出塞一折一本西京雜記不言其死亦不言其嫁寫至出玉門關卽止最爲高妙尤西堂作弔琵琶前三折全本東籬末一折寫蔡文姬祭青塚彈胡笳十八拍以弔

之雖爲文人狡獪而別致可觀元人張時起有昭君出塞劇今不傳

江玉陽文姬入塞一折南山逸史亦作中郎女雜劇曹瞞不用粉面以外扮亦取其片善之意

陳湖紀聞云檜旣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有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荅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東窗事發矣邱氏遺珠云有方士伏章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檜囑方士曰傳語夫人東窻事發矣湖壖雜誌云秦檜遇風僧于冷泉亭事不載乘誌余于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說至今廚中秦檜齋僧鍋尙存秦徵蘭宮詞注云天啟時上設地炕于懋勤殿御宴演戲嘗演金牌

記至風魔和尚罵秦檜魏忠賢趨匿壁後不欲正視點
鬼簿孔文卿有秦太師東窗事犯劇金仁傑亦有之惜
不傳

黃醒狂有陌花軒雜劇凡十折日倚門四折再醮一折淫
僧一折偷期一折督妓一折變童一折懼內一折皆舉
市井敝俗描摹出之

武進蔣孝廉調號竹塘每日持穢迹金剛咒咒云唵 嚩 囉

必 哏 哇 囉 孤 啤 利 摩 訶 鉢 般 囉 若 摩 訶 鉢 囉 很 恨 那 把

哏 戲 叨 奴 汁 則 吻 鹽 嘻 摩 尼 微 咭 既 微 摩 那 了 棲 唵 暗

斫 勺 急 雞 那 奴 烏 深 暮 摩 囉 孤 肆 利 哞 哞 哞 哞 哞 哞 哞

泮泮莎訶萬紅友作空青石傳奇內有穢迹金剛登場
卽念此咒紅友又有風流棒第一齣荆茶郎登場携考
具衣青氍作鄉試入闈狀此從來未有者

徐文長本古樂府木蘭歌演爲雌木蘭雜劇與狂鼓吏翠
鄉夢女狀元爲四聲猿然木蘭歌不詳木蘭之所終而
徐文長則有王郎成親之科白考商邱志有孝烈將軍
祠在城東南營郭鎮北一名木蘭祠元人侯有造作孝
烈將軍祠像辨正記云將軍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
譙人也世傳可汗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稚駭慨
然代行服甲冑鞬橐操戈躍馬馳神攻苦鈍剉戎陣膽
氣不少衰人莫窺非男也歷年一紀交鋒十有八戰策
勛十二轉天子喜其功勇授以尙書隆寵不赴懇奏省
親擁兵還譙造父室釋戎服復閨妝舉皆驚駭咸謂自
有生民以來蓋未見也以異事聞于朝召復赴闕欲納
宮中將軍日臣無媼君禮制以死誓拒之勢力加迫遂
自盡所以追贈有孝烈之謚也至治癸亥冬歸德幕府

官孫思榮來自完州附郡儒韓彥舉所述完志謂古完廟貌凡五今所存者四歲遇四月八日有司率耆士邦民大享祀此故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完碑睢陽郡南東距八十里曰營郭卽古亳方域孝烈之故墟也亦建祠像土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乃將軍生朝沿習古老之云也元統甲戌曲陽梁君思溫尹睢陽力贊耆老湯德等捐己財鬻石備工歸德府倅中山馬公德麟謂余言將軍塚廟居完城東者所謂五廟之一孝烈遺骸安厝此塚距吾家九十里其廟刊木爲像烏帽紅顏服紫腰金神目電灼儼然如在其上遇旱澇有禱卽應邦人輦致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吾目擊顯靈如此又云木蘭詩惟先尊縉山先生家藏宋儒陳仁王德翁詩統列于隋詩之下此詞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始得于民

間可汗之稱始自突厥突厥世居朔塞將軍譙人譙卽
今亳州也校彼去此何啻數千里之遙詩稱黠兵問欲
皆云可汗遍考國史隋恭帝義寧突厥立劉武周爲
定陽可汗立梁師都爲始畢可汗國號梁改元永隆師
都乃迎突厥居河南之地故此境之兵稱隸可汗之繇
也又云孝烈追贈乃唐之謚贊咏詩什杜牧之首倡決
以將軍之爲隋人按此考辨精確而所傳木蘭之烈則
未嘗適人者傳奇雖多謬悠然古忠孝節烈之跡則宜
以信傳之因文長有王郎成親之科白而詳之于此

樂府雜錄云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
諾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
吉州永新縣家女也選入宮卽以永新名之籍于宜
春院旣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明皇嘗獨召李暮吹笛

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賜大酺于勤政樓觀者數千萬眾誼譁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高力士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誼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于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于風塵此一事也又云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與其父歌于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于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于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于青青召

紅紅于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
歌罷青入問紅紅何如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
曾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
驚異遂請相見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
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尋爲才人一日內史
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咽鳴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
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
一慟而絕上嘉嘆之卽贈昭儀此又一事也汪廷訥作
廣陵月雜劇以張紅紅許永新爲一人名爲張永新又
以樂工爲李龜年

杜牧之竇烈女傳云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
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
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于天子桂娘

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校以俾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于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于薛育各以所部謀于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于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

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張來宗本此作櫻桃宴雜劇然必謂桂娘扮男子爲希烈內官蓋諱其爲賊寵耳然桂娘自是息夫人一流杜牧以權智烈贊之是也唐書稱李希烈爲先奇毒藥死雜劇有陳山甫進丸藥科白本此江東樂勝道人作長命縷傳奇演單符郎與邢春娘重逢故事本宋王明清撫青雜說但春娘已落倡家作妓而傳奇則有懷貞等齣此亦勸善維持風俗之一端固不必其事之實耳按雨村詩話江夏崔拙圃應階客東京時亦奉此事作烟花債傳奇盛行於時

魏伯業見周樹所作馮驩市義雜劇攫之行日合肥龔宗伯病渴甚余戒其讀書屏一切圖籍然所以祛宗伯疾者莫在此書矣宗伯得而讀之果霍然已以謂孔璋之檄能愈頭風不是過也事見此木軒雜著周延儒被召

阮大鍼以家優來演自所作賜恩環傳奇跪泣求昭雪
延儒以逆案難翻而君意中人爲誰大鍼以馬士英對
遂于戎籍薦起爲鳳陽總督事見流寇長編

謨觴開破愁四劇周元公作謂酒色財氣也沈湎者酒化
血宜淫者妻化骷髏慳吝者銀化紙錠健訟行賄者囚
化本事可解頤詞頗醒世

吟風閣雜劇中有寇萊公罷宴一折淋漓慷慨音能感人
阮大中丞巡撫浙江偶演此劇中丞痛哭時亦爲之罷
宴蓋中丞亦幼貧太夫人實教之阮貴太夫人久已下
世故觸之生悲耳

齊東野語云三出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
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
訴于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

果然乞究治之及申號至十一名果易也帥搆此狀入院通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旣折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夏惺齋作廣寒梯本此

王澹人工詞曲所著有焚券記太平園吉慶釵三種皆寓微意而焚卷尤佳曾在京集諸人陶然亭演之

閨媛填傳奇古人所少長安女史王筠幼閱書以身列巾幗爲恨嘗撰繁華夢傳奇自抒胸臆以女人王氏登場生于二齣始出六變例也以上二條出雨村詩話

葉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明萬曆己未進士生平至處在填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筐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澹本色街談巷語亦

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篋借賈島以發二十餘年公
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
院本求公詆訶然後敢出令昭則榘園弟子也花晨月
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卽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
猶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榘園公填詞別號也見黃梨
洲作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墓誌銘

劇說卷五終

劇說卷六

江都焦循

礪房蛾術堂閒筆云杭有女伶商小玲者以色藝稱於暹
魂記尤擅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遂鬱鬱成疾每
作杜麗娘尋夢鬧殤諸劇眞若身其事者纏綿淒婉淚
痕盈目一日演尋夢唱至待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
守得个梅根相見盈盈界面隨聲倚地春香上視之已
氣絕矣臨川寓言乃有小玲實其事耶

陸次云輅通判撫州半載挂冠重建玉茗堂于故址落成
大宴郡僚出吳兒演牡丹亭雜劇二日解纜去四方名
士爲賦詩紀之王漁洋詩云落花如夢草如茵弔古臨
川正暮春玉茗又聞風景地丹青長憶綺羅人瞿塘回
櫂三生石迦葉聞箏累劫身酒罷江亭帆已遠歌聲猶

繞畫梁塵

江斗奴演西廂記於句欄有江西人觀之三日登場呼斗
奴曰汝虛得名耳指其曲謬誤并科段不合者數處斗
奴恚留之乃約明旦當來而斗奴不測以告其母齊亞
秀明旦俟其來延坐告之曰小女藝劣勞長者賜教恨
老妾瞽不及望見光儀雖然尙有耳在願高唱以破衰
愁客乃抱琵琶而歌方吐一聲亞秀卽日乞食漢非齊
寧王教師耶何以給我顧斗奴曰宜汝不及也客亦大
笑命斗奴拜之留連旬日盡其藝而去
一貴官爲母稱觴演辭朝始以爲曲文完美伶人唱至母
死王陵歸漢朝忽怵然遂當場易以母在華堂兒在朝
七字主人大悅一時名重今梨園盡宗此殊不知改者
一時權變其本文固自妙耳

曠園雜誌云錢唐周通政詩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爭踏省門候榜發周獨從隣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場歌范蠡尋春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百沸周若弗聞歌竟下場始歸又龍游余太史恂順治辛卯發解時亦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觀者謂蔡解元雖偽造余已爲之兆也

蕭齋日記云赴龍幼玉山人招供頓清饒劇演繡襦我輩消受一夜不知山人忙却幾晝矣座中楊邦彥年六十餘欲揮數百金買歌伎自歎生死無常爲歡幾何陳煥宇先生已及耄矣每詠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凄然久之

筠廊偶筆云袁簿菴子令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肩輿月下過一大姓問其家方

燕客演霸王夜宴與人日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
語籜菴狂喜幾墮輿

宋景文公會賓客於廣厦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名曰不
夜天相傳阮大鍼長日演劇亦用此法阮所著傳奇有
牟尼合忠孝環桃花笑井中盟獅子賺燕子賤春燈謎
雙金榜西陂類稿云侯朝宗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
慧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
共爲檄檄大鍼罪應箕貞慧實主之大鍼愧且恚然度
無可如何訥知朝宗與二人者相厚善也私念得結交
侯生因侯生以結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陰交懼
朝宗朝宗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故有伶一部以
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
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邀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

往而使他奴詞之方度曲四座互稱善奴走告大鍼心
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鍼遂戟
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
菊莊新話云王載揚書陳優事云陳優者名明智吳郡長
洲縣舟直鎮人也爲村優淨色獨冠其部中居常演劇
村里無由至士大夫前以故城中人罕知之時郡城之
優部以干計最著者惟寒香凝碧妙觀雅存諸部衣冠
譙集非此諸部勿觀也會有召寒香部演劇者至期而
淨色偶闕優之例凡受值劇十色各自往一色或遭疾
或以事不得與則專責諸司衣笥者別徵一人以代謂
之拆戲然優人徇名每名部闕人亦必更徵諸他名部
無濫拆者是日也適諸名部之爲淨者胥勿暇再徵諸
次部亦然司笥者汗面而奔於吳趨之坊遇相識者具

告之而陳適在城中相識者因以陳薦筇者急索其人則見衣藍纁攜一布囊貿貿然來筇者不暇審也率之急走而已至演劇家則衣筇俱昇列兩廂九色已先在矣迎問筇者曰淨已拆乎今安在指陳曰此人是也羣優皆愕眙凡爲淨者類必宏噪蔚跂者爲之陳形眇小言復訥訥不出口問以姓氏里居及本部名又俱無人識者于是羣詬筇者陳弗敢置喙默坐于衣筇而置其布囊于旁少頃羣優飯于廂禮必遜拆色先坐羣優勿陳遜筇者日爾亦就坐共飽陳勿應未幾堂上張明燈報客齊主人安席訖請首席者選劇則千金記也淨色當演項王爲千金要色其嗚咽咄咄轟霍騰擲卽名優頗難之于是筇者亦惴恐而闔部之鶻者徠者參軍者狐旦者絃管者主檀板者鳴鉦鼓者環叩陳于衣筇前

曰君能演楚霸王否第以實告吾等當共籲主人翁諷
客易他劇苟人許君貲若干明當悉與汝勿汝吝也陳
乃起曰固常演之勿敢自以爲善衆曰若是且速汝裝
陳始肱其囊出一帛抱肚中實以絮束于腹已大數圍
矣出其鞞下厚二寸餘履之軀漸高援筆攬鏡蘸粉墨
爲黑面面轉大羣優乃稍釋曰其畫面頗勿村旣而兜
鍒繡鎧橫稍以出升璣瑜演起霸齣起霸者項羽以八
千子弟渡江故事也陳振臂登場龍跳虎躍傍執旗幟
者咸手足忙蹙而勿能從聳喉高歌聲出鉦鼓鐃角上
梁上塵土簌簌墮肴饌中座客皆屏息顏如灰靜觀寂
聽俟其齣竟乃更闕堂笑語嗟歎以爲絕技不可得陳
至廂衆方驚謝忽以盥水去粉墨曰某止能爲此齣恐
敗君部名勿敢竟矣于是鵲者徠者參軍者狐旦者絃

管者主檀板者鳴鉦鼓者共告曰吾等負罪深矣明當
謝過冀君始終光此劇耳陳乃竟其劇明日闔部釀金
置酒爲陳壽坐陳上座固請其舍村部以就之而卻其
故淨自此陳遂爲寒香班淨復冠其部中聲稱士大夫
間以其來自角直也謂之角直大淨云居久之聖祖南
巡江蘇織造臣以寒香妙觀諸部承應行宮甚見嘉獎
每部中各選二三人供奉內廷命其教習上林法部陳
特充首選越二十年陳淨以年老乞骸南返賜七品冠
服瀕行請建普濟堂于吳之虎邱之半塘上允其請且
預給普濟羣黎扁額載之以歸大吏及薦紳皆助之輸
銀施田者恐後陳用是更獲名謂之陳善人庚子秋余
偶至郡城值陳于閭門人家見其須髮皓白舉止方
雅殊不類優人也友述其本末如是按吳中傳此事爲

小金山小金山者優之名也未識卽陳否周采岩言小金山本吳中名優出遊多年落魄而歸筇者故識之而羣優不知而共誚其衣貌之不揚及演項王始驚異優之老者曰此演法唱法非小金山不能君得毋爲小金山耶何一貧至此荅曰然衆乃矜服與王載揚傳小異並記之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又塗粉墨身扮東樓矣阮大鍼自爲劇命家優演之大鍼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演阮所演劇輒辭不能復語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尙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劇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人勝金鳳遠矣漁洋云

金鳳事較馬伶傳更奇按金優何足道李優有類申文
定公家優兒鐵墩可以媿士大夫之寡廉鮮耻者周鐵
墩傳鄭桐菴作

侯朝宗馬伶傳云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
都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者二曰興化部
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
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于東肆華林
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
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西肆之爲
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
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
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

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旣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日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團圓云

王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略與傳奇不合相傳鳴鳳傳

奇弇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填詞初成時命
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
邸報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

相傳周忠介蓼洲先生初釋褐選杭州司理杭人在都者
置酒相賀演岳武穆事至奸相東臆設計先生不勝憤
怒將優人捶打而退舉座驚駭疑有開罪明日托友人
問故先生曰昨偶不平打秦檜耳極齋雜錄云吳中一
富翁宴客演精忠記客某見秦檜出不勝憤恨起而捶
打中其要害而斃衆鳴之官官憐其義得從末減葺鄉
贅筆云楓涇鎮爲江浙連界商賈叢積每上已賽神最
盛築高臺邀梨園數部歌舞達旦日神非是不樂也一
日演秦檜殺岳武穆父子曲盡其態忽一人從衆中躍
登臺挾利刃直前刺檜流血滿地執縛見官訊擅殺平

人之故其人仰對曰民與梨園從無半面一時憤激願
與檜俱死實不服計眞與假也顧彩髯樵傳云明季吳
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目
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于義出言辨是非儒
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
髯怒飛躍上臺捧秦檜毆流血幾斃衆驚救髯曰若爲
丞相好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眞檜髯曰吾
亦知戲故毆若眞檜膏吾斧矣

馮南谷吳門博徒善詼諧嘗負博錢十萬勾貨豪門時王
弇州在座戲以優人風流帽襲其首云能詩當如所請
馮卽朗吟天下風流少區區帽上多髯邊齊拍手恰似
按笙歌弇州欣然贈十金一時座客爲充囊而去風流
帽亦稱不倫帽圍如束帛兩旁白翅不搖而自動惟白

兔記李洪義入義託樂人戴之此條見朱季美所作桐
下听然又相傳張幼于門客某欲告質于幼于挽其兄
伯起爲言幼于諾之復曰以不倫帽爲題吟詩一首能
則與伯起復于客客求伯起代作詩明日客見幼于伯
起在坐客言其情幼于初命題毫不思索隨口詩成幼
于曰非汝所能幾不與伯起婉言得如所請恐卽一事
而傳聞異耳

宦遊紀聞云嘉靖己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縣州
未詳何省人其所携服飾整潔鮮明拋戈擲壘歌喉宛
轉腔調琅然咸稱有過雲之態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大
夫商賈無不忻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
日久而情洽一日挽衆曰今日改作雜劇以新視聽遍
索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著織金彩服乃令縣城樂工

代司鼓樂至夜闌人靜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度關七
人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無所得騙銀至數百
兩惟司鼓樂者打受刑罰而已

張南垣精于壘石而善滑稽吳梅村起用士紳餞之演爛
柯山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爲李木匠梅
村以扇礪几日有竅鬪堂一笑及演至買臣妻認夫唱
切莫題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礪几日無竅滿堂爲之愕
眙而梅村失色事見黃梨洲文集

板橋雜記云丁繼之扮張驢兒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
扮武大郎皆妙絕

李如穀官武昌郡守荊州曹叔方以所編樂府投之會李
坐黃堂上立取梁州序親自度曲以扇代拍時隸役百
十輩皆屏息而聽寂若無人歌罷卽出千金贈曹事見

今世說

古夫子亭雜錄云掖縣張大司寇北海忻夫人陳大學士
文安公端母也張與胡中丞爲姻家胡故有優伶一部
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樸
不曉文藝輒應曰如何稱梨園不過老棗樹幾株耳同
人因號胡氏班爲老棗樹班

香祖筆記云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塚俗呼西門塚有大族
潘吳二氏自稱是西門嫡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
會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眾
大鬩互控于縣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硃批
曰無耻犯人然二氏終不悟也

順治戊子有呼優人往鄉演戲者至其地已黃昏矣座上
賓主七人皆峩冠博帶非時服式上座者爲楊解元廷

樞徐翰林沂而主席則上方五通神也爲次者將納寵而宴客坐次談及其事楊公正言力阻長者曰舍弟敢不從命卽命從人喚回迎親人役不必到某家去矣其始衆皆昏迷乃大鳴金鑼宮室人物皆不見箱在曠野中急收拾歸跡至其家女方大病倏然而愈事見西橋野記又邊州聞見錄云康熙初年有延致伶人者恍忽引入孟獲城場上見男婦或無領又或自揭其首怪之乃爲閻羅王及闕帝狀倏忽無所見歌臺在萬木之顛皆驚仆嘔出蟲豸無算其所與飲食也

涵虛子言雜劇有十二科神仙道化林泉邱壑披袍秉笏忠臣烈士孝義廉節叱奸罵讒逐臣孤子鑿刀趕棍風花雪月悲歡離合烟花粉黛神頭鬼面雕邱雜錄云傳奇十二科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俾非苟作非無益

而作也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

新齊諧云乾隆年間廣東三水縣前搭臺演戲一日演包孝肅斷烏盆淨方扮孝肅坐見有披髮帶傷人跪臺間作申冤狀淨驚起避之臺下人相與譁然其聲達于縣署縣令著役查問淨以所見對令傳淨至囑仍如前裝如再有見可引至縣堂淨領命其鬼果又見淨云我僞作龍圖也不若引汝至縣淨起鬼隨之至堂令不見鬼怒欲責淨淨見鬼起立外走以手作招勢淨稟令令卽著淨同皂役二名尾之視往何處淨隨鬼行數里見入一塚中塚乃邑中富室王監生葬母處淨與皂將竹枝插地誌之令乘輿往嚴訊王監生生請開墓以明已冤開未二三尺見一屍顏色如生以詰監生生云其時送

葬人數百共觀下土並無此屍卽有此屍必不能盡揜
衆口數年來何默默無聞必待此淨方白耶令聽其言
復問汝視封土畢歸家否監生日視母棺下土後卽返
家以後事皆土工爲之今日得之矣速喚衆土工來見
其狀貌兇惡喝曰汝等殺人事發覺毋庸再隱衆土工
大駭服蓋王監生歸家後有孤客負囊乞火利其囊中
物以鋤碎其首埋王母棺上加土填之並無知者令乃
盡致之法相傳謀命時衆謂日要得伸冤除非包龍圖
再世故藉淨扮龍圖來伸冤云

娜嬛記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
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

王思任作米太僕萬鍾傳云出優童娛客戲兀朮刀械悉
眞具一錯不可知而公喜以此驚坐客吾鄉江蔗畦恂

作令清泉時嘗請禁真刀演戲云一演戲擅用真刀之
悍習宜嚴禁也查演戲雖非古禮然民間迎神報賽宴
客娛賓亦所不禁第名之曰戲衣冠笑語不必皆真卽
遇有關武敵愾之劇刀鎗劍戟均不過竹木爲質裏以
紙箔存其形似乃近日梨園子弟競尙新奇多有搬演
真刀謂爲絕技偶或失手卽致傷生卑職前見邸報內
四川省蔣天奇扮演蕭氏忤逆父母破肚抽腸一齣李
榮貴扮鬼卒持刀向戳致刀尖誤傷胸膛殞命此演戲
用真刀傷命之明証也伏查私藏軍器本有應禁之條
雖刀鎗不在禁限但白刃利鋒視爲兇戲無論手足踈
虞戕人性命死者枉遭慘斃生者復罹重刑民命所關
固當慎重且搬演刀鎗類皆敵武之戲若持此可以殺
人之具明助其兇猛之形市井浮囂炫異驚奇適足以

長其悍惡不馴之氣揆之輿感之義亦有未合況人心
叵測保無有懷挾私仇藉此戕害以妄希矜滅者是更
不可不防其漸也卑職見在出示曉諭將各戲班內眞
刀等件盡行追出銷燬令其改用竹木以免意外之虞
不致誤戕人命如有仍行擅用者卽嚴拿重處

帝王聖賢之像不許扮演律有明條牛太守翊祖知徐州
時優有扮孔子者牛立拿班頭重懲之吾郡江大中丞
蘭每于公宴見有演扮關侯者則拱立致敬嘉慶壬戌
余在京師拜王君引之大夫夫人壽適演劇優冠珊瑚頂
扮顯貴副憲陳公嗣龍立命褫去其頂日名器何可令
優伶襲之

公宴時選劇最難相傳有秦姓者選琵琶記數齣座有蔡
姓者意不懌秦急選風僧一齣演之蔡意始平歲乙卯

余在山東學幕試完縣令送戲幕中有林姓者選孫臏
詐風一齣孫姓選林冲夜奔一齣皆出無意若互相誚
者主人阮公之叔阮北渚鴻解之日今日演桃花扇可
也懷寧粉墨登場演閔丁鬧榭二齣北渚拍掌稱樂一
座盡歡

見聞錄云一梨園子弟腹漸膨大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日
正演劇痛甚下一胞中有肉長三四寸似人形其人以
不勝痛楚卒乾隆壬寅癸卯間吾邑優人范姓者亦有
此事但未死事見趙觀察翼甌北詩集

袁中郎云今人文字不佳只爲喜人道好畏人媪笑耳昔
有禪人爲老衲所媪笑羞澀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
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日見日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
故日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又云齊有優戲者館于秦

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夜半聞娥謂弟子日子
初入排場時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
噓噓不能終折已遊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
觀者蔑如也又過達人貴官之家分杯連席謔浪終日
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籍樂部出
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爭爲挾箏負琴視達官貴
人猶家鶩庭鳥也今余又出京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
猿賈閩厯旣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指撚撥隨手應
歌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己焉耳不
見人焉耳

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
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銅鑄成其心腹腎腸皆用關鍵
奏接如自鳴鐘法每齣插匙開鎖有一定準程悞開則

坐卧行止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行
開箱著衣服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演畢自脫衣
卧倒箱中臨值場時自行起立仍上戲毯見新齊諧
温引年坐李元仲席上元仲置酒設劇召賓客四十餘日
引年無所避然竟不一觀劇

趙孝子名希乾字仲易南豐河東人家人嘗觀優爲劇見
安安事卽用呼希乾小字安安

板橋雜記云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于秦淮招集四方
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選名伎四人佐酒梨園
一部燈火笙歌爲一時盛事

李于田縱橫聲伎放誕不羈女伶登場至雜伶人中持板
按拍主人知而延之上座恬然不爲怪又胡白叔幼而
穎異以狐旦登場四座叫絕並見明詩綜注板橋雜記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御史陞浙之憲副始上任開宴優人以前傳奇呈未幾
謝入覲以遺徹宴疏貶黃州判見眞珠船

李訥尙書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雁門關上雁初飛其聲激
切召至乃去籍之伎盛小叢也曰汝歌何善乎日是梨
園供奉南不嫌女甥所唱之音乃不嫌教之見間居筆
記

李袞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客以
爲盛會袞喉轉一聲衆大驚曰李八郎也盛會之名實
本于此見徐文長集

韓邦奇作其弟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
卿者以傳其事吾友葉霜林嘗云古人往矣而賴以傳
者有四一敘事文一畫一評話一演劇道雖不同而所
以摹神繪色造微入妙者實出一轍霜林善評話故有

是云

亦巢偶記云俗呼薰猪兒爲俏冤家不知何所取里巷至今傳之一日子同一二友至虎邱游行久之思飲甚切然所攜杖頭極菲因思薰猪兒價輕令僮買之佐酒不至一友忽唱云俏冤家何時還不到衆大噱按葦航紀談云閱烟花記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縈寧死無二一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二也長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魂銷悲泣良苦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五也觸景悲傷抱恨成疾六也余謂冤家猶呼奴家衰家嗒家方言如是非有義理可尋

已瘡編云丞相胡惟庸畜猢猻十數衣冠如人客至則令

供茶行酒能跪拜揖讓吹竹笛聲尤佳又能執干戚舞
蹈人稱之爲孫慧郎

何元朗早歲入南都隨顧東橋游讌多習舊聞東橋每宴
集輒用教坊樂以箏琶侑觴當康陵南巡日樂工頓仁
隨駕至北京得金元人雜劇元朗妙解音律令家中小
鬟盡傳之置酒留賓恆自度曲有李節者善箏歌元朗
品爲教坊第一于時名彥賦詩留贈黃淳父詩所云十
四樓中第一聲也其後引歸海上倭亂避地青溪然文
酒之會未嘗廢絲竹其買宅句云一須焦革鄰舍二要
秦青對門

唐荆川半醉作文先高唱西廂惠明不念法華經一齣手
舞足蹈縱筆伸紙文乃成見操觚十六觀

露書云琉球居常所演戲文則關中子弟爲多其宮眷喜

聞華音每作輒從簾中窺讌天使恆跪請典雅題目如
拜月西廂之類皆不演卽岳武穆破金班定遠破虜亦
以爲嫌惟荆釵姜詩王祥之屬則所常演每嘖嘖歎華
人之節孝云

相傳徐文真之兄少司寇隲假歸朝貴會送江陵與焉酒
酣各乘騎而行少司寇以扇叩江陵肩云去時還有張
老來相送江陵深銜之又松江郡守生日郡紳集賓館
稱祝有一年少太學與座衆不識共問之荅曰當朝宰
相爲岳父又金給諫士希本西域人失偶再娶科中相
賀曰這回好个風流婿諧史云有公會而分宜子世蕃
後至坐間問曰何爲來遲世蕃曰偶傷風耳王元美唱
琵琶曲曰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

崇禎癸巳吳中諸公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鑑塘所訐謂諸

公子且反其贈荅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記托
朱家爲謀反確證給事趙完壁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
吳越人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有代爲解者云此拜月
傳奇中阼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因取坊間刻
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按今本拜月卽幽閨記
無此兩句

曠園雜誌云袁籜菴與數客謁合肥公久之不出使人報
曰平昔未相識不便接見袁大不懌少頃公出長揖曰
從來不認得于叔夜舉座絕倒相傳籜菴在荊州時某
巡道謂曰貴府衙中有二聲某子聲唱曲聲對曰老大
人也有二聲天平聲竹片聲某默然未幾籜菴遂挂彈
章罷歸流寓金陵落魄不得意吳梅村贈以詩云詞客
開元擅盛名蕭條鶴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

祠邊月正明擊筑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江情善才
已死秋娘老濕盡青衫調不成

康熙朝靳文襄議開十字河督臣董默菴知其不便難以
片言而析有山陽鄒公子者豪華喜結納公卿董公令
其得開河不便狀公子用訟師徐北山之計遣黠奴通
靳幕中人陰竊摘由號簿蓋時赴河臣呈告不便者七
千餘人其狀皆具於簿董公見此大喜曰是不須口舌
爭矣次日會議郡庠尊經閣下先演劇楊椒山寫本一
齣伶唱至烈烈轟轟做一場董公拍案大笑點首自唱
烈烈轟轟做一場四座瞪目愕眙將弁行酒者相視失
色事詳茶餘客話

玉劍尊聞云高則誠居崇儒里弟名誠字則明亦有文名

時號兩難

堯山堂外紀云楊遂翁壽日嘉定沈練塘作還帶記以侑
觴曲中有昔掌天曹今爲地主等語遂翁喜圖此八字
楊文襄在正德末以次揆少傅居丹陽適武宗南巡以征
寧庶人爲名幸其第留車駕凡三至馬上賦絕句十二
首賜之楊以絕句如數賀上又有應制篇刻爲車駕幸
第錄吳中王文恪侈其事最後一律云漫衍魚龍看未
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邱瓊山過一寺見四壁俱畫西廂曰空門安得有此日老
僧于此悟禪見談芬又相傳明弘治末泉州府學教授
南海人頗立崖岸一日設宴明倫堂搬演西廂雜劇翼
日有無名子書一聯于學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
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搬出西廂雜劇某出
見之赧然故態頓去

耳新云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多
獲利市否則登場時以手指之雖善歌者啞然失聲明
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曰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
能使絨邪歌者聲卽如故

夢蕉詩話云優工以髹塑爲神鬼面像而戴之以弄叫嘯
踴躍百狀惟怪望之可爲辟易然其本來面目終莫得
而揜焉李若虛嘗于席間戲爲吟云鐵面虬髯戟似霜
人人到是四金剛一回戲臉都拋却仍是郎當老郭郎
吾里中徐坦菴作珊瑚鞭傳奇成邀袁籜菴觀之作拂霓
裳詞云儘商量人生萬事熟黃梁收拾在春風錦繡一
奚囊英雄啼有淚兒女笑生香杜韋娘趁當筵歌舞拂
霓裳風流况是客座上有周郎推拍了不教絃筦誤宮
商調高人語靜燭短酒杯長設端相繡簾開明月遶歌

梁

坦菴侄元美題其叔買花錢雜劇作風流子詞云千秋同
抱怨風流事知否幾人經羨座上酒豪佳人意許樓前
詩句天子情傾相逢處眼波嬌欲溜眉宇韻偏生雅調
唱酬債債閨閣才華盪激價重墀庭借于生佳話傳幽
憤不覺彩筆縱橫意近叩壺王子擊筑荆卿愛清商響
若九皋唳鶴新詞柔似百轉流鶯咳唾盡成珠玉高調
誰賡

吳菌次題尤悔菴清平調雜劇減字木蘭花云仙才供奉
豈藉尋常科第重失却珊瑚只笑唐家結網疎知君寄
托掃盡里兒容故作爛醉沉香此後誰堪七寶牀題讀
離騷雜劇采桑子云瀟湘千古傷心地歌也誰聞怨也
誰聞我亦江邊憔悴人青山剪紙歸來晚幾度招魂幾

度銷魂不及高唐一片雲題醉桃園雜劇清平樂云山
空石古遮斷桃花槽采菊東籬杯自舉獨把義熙留取
門生兒子籃輿有時直上匡廬人道賢哉隱者不知禪
也仙乎

田山薑新秋雨夕卞司寇齋中觀尤展成李白登科傳奇
詩云四條弦動第三廳一闕霓裳酒未停偶爾清歌天
便妬秋鐙寒雁雨淋鈴

新安呂履恆字元素夢月巖詩餘有念奴嬌題秣陵春傳
奇云六朝如夢誰解道野老江頭歌哭海思雲愁還寄
托舊部霓裳法曲瑤水筵前翠微宮裏夙世仙緣卜非
空非色個中人自如玉爭奈身作虛舟心同明鏡形影
交相逐劫火雖燒蓮性在不怕罡風顛撲撥盡鴟弦搥
殘羯鼓淚血聲難續山紫人遠數峰江上猶綠

龔全肥邊顧真公看丁
顧卽席贈以詩云左右看君正少年翠鬢紅袖並花前
按歌傳遍青樓曲作使當塲白打錢酒態慣撩監史罰
舞腰猶博善不憐貞元朝壯今無幾却有民間地上仙
韓山子朱漸遠四本堂座右編云豫督張公自德先巡鹽
淮揚以黃梁夢徵詩予偶投句云從前熟讀爛柯經不
免邯鄲此道行桃葉洞中過漢魏白雲枕上建功名十
年宰相身原在一夢河山飯未成蛙市蜂衙烏兔疾金
鞭指我過蓬瀛公一見卽折節造謝

吾郡閨秀徐淑則觀演長生殿詩云鈺合金釵事渺然徒
勞瀛海問神仙可憐空有他生誓何處重逢七夕綠宮
監歸來頭似雪梨園老去散如烟今宵聽奏霓裳曲誰
賜開元舊寶錢

劇談卷六終